

附設醫院骨科石英傑醫師援外醫療的心靈點滴

北醫大的醫療團在非洲大陸點燃了一絲光明！

◎北醫附醫骨科石英傑醫師◎



■我在史瓦濟蘭行醫的日子，緣定史國的濫觴！

依稀還記得多年前的那個初夏，擔任社團幹部的我參與了生平第一次的義診，爾後一共參加了十次的義診服務。地點近從苗栗、南投；遠至屏東、車城；甚至於金門、澎湖等離島，都有我奉獻過的足跡。至此，「醫療服務」已在我的心田裡種下一枚希望的契子。

【圖：附醫骨科石英傑醫師】

彷彿就在昨日的夜晚，一次骨科的聚會上，謝銘勳主任提到北醫大欲派遣常駐醫療團前往「史瓦濟蘭」執行國合會人道援助的任務。經過一番思量後，我便決定響應北醫大邱文達校長及謝銘勳主任的義舉，毅然地接下了前往史國的任務。

■愛滋病、肺結核高的嚇人

接下來就是夢魘的開始，不斷地接收到有關史國各種負面的訊息：史國的愛滋病帶原率達 45%，全世界最高；80%的愛滋病人合併有肺結核；人口數不停的減少；全國平均壽命不到 30 歲；50 年後史瓦濟蘭就會亡國，從地球上消失……

說不擔心是騙人的，然而李建和主任鼓勵我說：「醫療就該出現在最需要的地方、此行將會是你人生永難抹滅的一刻」。於是拍拍身上的行囊與不安後，告訴自己：我要到史瓦濟蘭行醫去了！

■史瓦濟蘭在哪裡？

但史瓦濟蘭究竟在哪裡？在亞洲？非洲？還是美洲？是內陸國？還是島國？是黑朋友？還是白朋友？是大朋友？還是小朋友？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！後來才弄清原來史瓦濟蘭是位在「非洲南部」的小國家，面積約為台灣的一半。東鄰「莫三比克」，其他三面則與南非相接，素有「非洲小瑞士」之稱。

於是在乍寒還暖的初春我來到了非南的史瓦濟蘭。從桃園國際機場出發到香港；再從香港到南非的約堡；最後從約堡搭上 20 人座的小型螺旋槳客機抵達史

瓦濟蘭，這一趟空中的旅途，整整花了 24 個小時。在 3 萬英尺高的空中，心情是極端複雜的，有喜悅、有不捨、有期待、有想念，更夾雜從不間斷的忐忑。

初抵達史國，映入眼簾的是小而美的國際機場；它不大、它真的不大，卻是貨真價實的國際機場。但我卻被這詩情畫意的景色給深深吸引住；這環繞機場四周的青翠，是任憑我如何回憶大腦的邊緣系統、如何回憶上課時老師的滔滔不絕，以及如何回憶起我曾翻遍的萬卷書，都無法回應我眼前所看到的景物。顯然，古人所說的「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」，並不是棄履敝帚，而是真正荒漠中的月牙。愚昧如我者，至今始知這金玉良言。

非洲、是非洲、此時我真的是在離家 1,400 萬公里遠的史瓦濟蘭，這不是夢！史瓦濟蘭我來了！

■門診像市場、手術房像戰場

首都政府醫院是我在史瓦濟蘭工作的地點，是史國規模最大的醫院，她就像是史國的台大一樣。但畢竟這是英國人留下的老建築，許多的硬體設備早已不敷所需了；診間很小，病人卻很多，閒雜人等也不少。有牧師在傳教誦經，聲音大的震天價響；有頭頂玉米吆喝着的婦人；還有帶著腳鐐的罪犯……這活脫的像個菜市場。

手術房更鮮了，無菌鋪單薄的像面紙一樣（一點都不誇張）；無菌手術衣硬的像皮革一樣（完全沒有彈性）；要電燒沒電燒、要吸血器沒吸血器（因為全開刀房只有一台），要這缺那的。每次開刀都是刀光劍影、血肉模糊的，真像個戰場。對了，要進去手術房前還必須全副武裝才行；戴全罩式護目鏡、披防水圍裙、穿長統雨鞋，才能保障自己在戰場上不會被血水噴到。否則到時在戰場上為國捐軀，那可就一點都不好玩了。縱然自己如此的小心，還是曾被針扎了兩次，好險病人都不是愛滋帶原者，不過這種感染愛滋的莫名恐懼，還是讓自己沮喪了好一陣子。



■骨癌青年，心中永遠的痛

接下來在史國 8 個月的日子裡，我完成了 80 例的骨科手術，包括 11 例的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（其中一例是史瓦濟蘭首例的全人工髖關節置換術）及 2 例的脊椎手術，門診就診人數超過 1 千人次。並與骨科主任 Dr.Dun-Dun 及他的住院醫師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。結合當地骨科的團隊可以讓醫療團的效益發揮到最大，必須要全心全力投入，才能期待有好的成果。然而這一切仍比不上那位骨癌病患帶給我的痛楚。

他是一位 20 歲的青年，在某次踢完足球後膝關節疼痛腫脹，過了不久便發覺膝蓋外側有明顯的硬狀突起。觸診時，我的專科訓練直覺的告訴我，這不是個

好徵兆，果然在看完 X 光後，我幾乎可以 100% 判定這是個骨癌的病例，因為從病人的年紀、發病的部位及影像學的證據，我已經能夠確定診斷。想要救他的命必須要轉介到南非做進一步的治療，因為史瓦濟蘭並沒有能力處理像這樣的病人。

然而要轉介到南非，不能光靠臆測，必須要有直接的證據。而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病理切片。就在我為他進行骨切片手術後，病人就消失了，因為他付不出 5 百史幣的切片費用。之後，我日日夜夜期盼着他出現在我的面前，或者讓我知道他在哪裡？我多想幫他付那 5 百史幣的費用啊！但他始終音訊飄渺。看着與他一起合影的照片，一面心疼上天加諸在他身上的苦痛、一面痛責自己的無能與懦弱！是生耶？抑或死耶？我全然不知，然而他燦爛的笑容卻像一把鋒利的劍，狠狠的刺進我的心窩裡……，我知道他不會再出現在我的生命裡！

■ 一個月亮、兩種心情

在史瓦濟蘭我最喜歡仰望星空、寄語月亮——因為我想家。

史瓦濟蘭的夜空，好亮好清澈；台北的夜空，好沉、好朦朧。然而仰望著都是同一個月亮，我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：史國的荒原、台北的喧嘩；史瓦濟蘭會為我而停留嗎？台北會為我而改變嗎？

■ 記憶不會蒸發、只會慢慢沉澱

今晚我又抬頭仰望著星空，一樣的寧靜，卻有著不同的悸動，我想此刻我的心依舊還在史瓦濟蘭！北醫大的醫療團在黑暗的非洲大陸點燃了一絲光明，希望這份熱情火苗能夠繼續蔓延下去，照耀整個非洲大陸。

心田裡的契子已經發芽茁壯了！（文·圖/石英傑醫師，現為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醫師，2009 年 1 月~9 月為駐史瓦濟蘭醫療團骨科醫師）